



莊子注疏

0513
62
8



門仁3
號62
卷8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郭象注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

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歡樂

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

就奚去奚樂奚惡

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何所

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

問下自廣頭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

流派好色也七七也
其曲有曲也七七也

好色音聲也疏

天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

爽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官商

所下者貧賤大惡也疏

貧窮卑賤夭折惡名世間以為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

不得養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

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

不得為疏

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之以不得為苦既憂故思疏不通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為形體豈不甚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為累也亦外

矣

內其形者

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

其如斯也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故

其形者自得

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於身中而已疏

也不亦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又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

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惛闇久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為形

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易謬乎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

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

不善矣足以活人

善則適當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志故不周濟疏身徇節名傳今古見善

世間然未知此善定有虛實善若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為忠烈而被戮故曰忠諫不聽蹲猶勿爭唯中庸之此不足以活身也

踰猶順從也夫為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諫之刑戮心臣諫君若不聽即須蹲猶休止若逆鱗強諍必遭

也故天子走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

無有哉故當務督疏吳主未差荒淫無道于忠諫以

與不諫善與不善今俗之所為與其樂吾又未知樂之果

樂邪果不樂邪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為心以色聲為樂

也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諛諛然如將不得已

趣其所樂乃疏諛諛趣死類也已止也舉世之人羣聚

不避死也趣競所歡樂者無過五塵貪求至死未

能止息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無懷

物疏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果有樂

耳疏道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之也夫無為之樂

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無憂而已疏以色聲為樂

有此樂不若以莊生言之用虛澹無為為至實之樂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

無樂至譽無譽俗以鏗鎗為疏俗以富貴榮華鏗金鐸

為令譽以無為恬澹寂寞更夷為憂苦故知天下是非

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

之是非是非者各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疏

共妻居處長養于孫妻老死亡竟不哀與非於人理足是

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

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

然猶如是也

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察其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然驚歎也

察其

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

無氣疏

莊子聖人妙達根本故觀察初始本自無生來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

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

時行也疏

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

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為生自有還無變而為

死而生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夏秋冬四時行序是

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

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未明而繁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

至理以疏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夫息

遺累也我以死卧於天地之間譬彼炎涼何得隨而

哀慟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篪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

支離謂支體離折以明心形也滑介猶脊也謂骨體特以遺

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疏

忘智也欲顯於世澆訛故號為叔也冥閭也伯長崑崙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為物長崑崙玄遠近在人身在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体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一叔以彰其義

也俄而柳生其尤肘其意廢廢然惡之疏廢廢驚動貌

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崑崙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是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疏相與觀化貴在忘忘廢然驚動似有嫌惡也滑介叔

曰亡予何惡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生者假借

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成身是知

生者塵垢穢累非真物者也死生為晝夜疏以生為晝以死為夜故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

無死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

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疏我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與

子同遊觀於變化化而及我斯乃是常待終有嫌惡既冥死生之變故合至樂也莊子之楚

見空觸髑髏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疏之適也髑髏然無潤澤

也擻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觸髑髏空骨無肉朽骸無潤澤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

理均齊故寄觸髑髏寓言答問也曰天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疏夫士貪

失於道理致使天折性命而骸骨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

此乎疏為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將子有不善之行愧

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疏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耻遺媿

醜而死於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疏餓餓也或

父母差見妻孥慙父母差見妻孥慙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疏

遊學他鄉衣糧乏盡春秋猶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疏 年紀也

將子有黃髮之年者又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於是語卒接觸骸而臥疏

擊之問語既終引觸骸而高枕也夜半觸骸見夢曰

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

矣子欲聞死之說乎疏 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

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莊子曰然然許觸骸觸骸

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

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疏 夫死者魂氣昇于天

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不復死生故與

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疏 莊子不信觸骸之言

司命之鬼復骨肉及妻子觸骸深噴感頰曰吾安能棄南

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欺

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疏 深噴感頰

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實愁頓覺不用此言

誰能復為生人之勞而棄於南面王樂之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宰敢問

回東之齊天子有憂色何邪

疏 顏回自西之東從魯至齊國欲將三皇五帝

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返機故有憂色於

孔子曰善

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曰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

天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 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維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

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為譬也

夫若是者以為

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故當在之而巳

夫八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鳥鶴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吾恐回

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

肉未抄已而不得則感入感則死

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感

如 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驟殊時澆淳異世

執持聖迹不返機緣齊侯聞此太言未能領悟未抄已身不能得解脫不解悟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

勝已必殺顏回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

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

郭外曰郊御迎也九

韶舜樂名也太牢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九鳥而妄以

為瑞威文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而威文仲用為神鳥非

閔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縷不

敢飲一杯三百而死疏

夫韶樂太半乃美乃善而施之
爰居非所養聽故目眩心悲數

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
高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

養養鳥也疏

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
猶顏回以已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且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澤之江湖

食之鱮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疏

壇陸湖澤也鱮泥
鰈也鰈白魚子也

逶迤實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洌渚食魚
子溪江湖逐群飛自閑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已亦
猶齊侯樂已所行道
遙自得無所企羨也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謹鷺

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

而走魚聞之而下入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疏

奚何
也疏

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
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
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
有飲有惡八音何用為乎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

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疏

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
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

好惡不同故死生斯異
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其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雷不一其能各稱其
情疏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
不可各正於實義說於適是之謂條達而楅持

性常得
故楅持

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各正於實不用
實分來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

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
條理通達而福德技藝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

歲觸鱗獲逢而謂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

也各以所獲捷拔也從傍也禦冠困於行李食於道傍
遇為樂疏仍見枯朽觸鱗形色似人言百歲者與其

大數觸鱗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却蓬草因而指麾與言
然觸鱗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生以死為

死生死各執其力未足為
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汝果養乎予果歡乎
實未有

定汝飲真真真果有恬養乎我悅乎人倫入
在疏倫决可歡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
種有

幾不可勝計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
得水則為陰疏
潤氣生物從無生
得水去之際則為書龜蟻之衣疏
有故更相繼續也

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網
俗謂之蝦蟆之衣也
生於陵也則為陵鳥跡
陵鳥車

前草也既生於陵草
高陸即變為車前也
陵鳥得替棲疏
替棲養壤也陵鳥

則為鳥足疏
養壤復化生鳥
鳥足之根為蟻蟪其葉為
胡蝶胡蝶足也疏
蟻蟪蟪蟲也及胡蝶名也變化無

而為蟲生於竈上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接疏
鵠接蟲各
氣故作此蟲狀如新
脫皮毛形容雅淨也
鳥接子曰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彌疏
乾餘骨鳥口中之
沫化為斯彌之蟲
斯彌為食醯疏

醯醢中蟻蟪
亦為醯雞也
頃軫生乎食醯黃軫
軫亦
生乎九醖故為

亦為醯雞也
頃軫生乎食醯黃軫
軫亦
生乎九醖故為

亦為醯雞也
頃軫生乎食醯黃軫
軫亦
生乎九醖故為

亦為醯雞也
頃軫生乎食醯黃軫
軫亦
生乎九醖故為

亦為醯雞也
頃軫生乎食醯黃軫
軫亦
生乎九醖故為

疏並蟲名也生平腐蠹腐蠹螢火蟲也羊奚比乎不筭亦名也

竹疏並草名也生青寧疏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青寧之蟲也青寧生程疏亦名也

也程生馬馬生人疏未詳也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

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

也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亦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為無識或無識變為無識或

有識變為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故生思死體斯趣至樂也

也

莊子註疏卷第十八

莊子外篇養生第九

郭象注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連命

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夏也疏夫人之

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脩短及貧富貴賤愚智賢通一毫已上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終不貪

於分外為己夏務也一生命之所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止其分物稱其生也疏物者謂貨

貨衣食且之所須夫願養身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限不可無涯故凡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衛不足者世有

之也守形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太甚

故生既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愛形太亡也其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生之來

不能却其去不能止非我所制則無疏生死去來委之

故無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疏故旅義之而旅失之疏夫

夫去來非己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而養形果不

足以存生養之旅厚則疏厚美其形旅速其死則世奚

足為哉莫若放疏夫馳逐物境本為資生生既非雖

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

可免也是以善養分外之事不可為也分內之事不可不為也生者從而任之疏夫自見耳所足行心知者固少性理雖為

無為故不免務也夫欲學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在平

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自新之謂也付疏幾盡也

新也夫欲為養形者無過存却世間分外之事存世則無憂累無

憂累則合於真正平等之道平正則具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

之矣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存事則形旁遺生則精不虧疏夫世事虛無何足指棄生涯空幻何足遺忘夫形

全精復與天為俱不疏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完天倉精固

與玄夫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無所備為故疏夫二儀無

德為一也能于萬物疏心而生化

萬物故與天地合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在皆成疏夫陰陽

德者群生之父母成體質氣息離散則及於未生之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俱也疏博之謂

也夫不勞於形不虧俱其精者故能隨變化而與物俱遷也精而又精及以相天其自

然疏相助也夫遺之又遺乃曰精之又精子列子問

也疏是以及本還無輔於自然之道也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其心思故疏古人稱師曰子亦是

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寇也姓尹名喜字公度為函谷

關令故曰關令尹真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禦寇

詢之也至塞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耀潛伏行世混迹

同塵不為物境障礙故等虛空而無塞本作空字

頭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標至道故無不可疏具

寒暑故火不能交於高卑故心不恐懼請問何以至此疏問意也問曰是

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疏夫不為物侵傷者乃是純

而致多也非關運復心智列子語安疏命禦寇今復聖

分別巧謀勇果敢而得之我告安至言也

凡有貌象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色同是形色之物耳疏夫形

色可見聞者皆為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

先至乎俱是色色故唯當非色非色絕相絕听者故能

超有象之外在則物之造乎不形而卒無所化疏於極

萬物之先也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化故能變化

本列作例

本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能疏得

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穿理盡性者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控馭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奔於

何待焉彼將處乎不測之度止於所疏彼之得道聖人方受之矣將處心履炎其度

量宏博終不而藏乎無端之紀真然與變疏大道無端化日新無緒不始

不終即用此混沌而為紀綱故聖人藏心晦跡於恍惚之鄉也遊乎萬物之所終

始終始者疏造物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是造物之極造化物固以終始為造化也而聖人放任

乎自然之境邀言其性飾則率性而動養其氣不以遊乎造化之場故不一也養其氣心使

之吐納屈伸故合其德不以物疏抱不離故常以愛養元氣離性與玄德真合

通乎物之所造萬物皆造疏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

道之原通於自介疏合德與物相應故能造至

自然之本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與人焉

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其保乎自然之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曾無間卻故世俗事物何從而入於

靈府哉夫醉者之墜重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

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遊物而不情疏自此以下凡有三

無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劍三者飄瓦此則是初夫醉人乘車忽然顛墜雖困疾必當不死其謂心無緣慮神照

凝全既而乘墜不知死生不入是故選於外物而情無懼懼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醉故失其所知耳而况得全於天平疏彼之醉人且於

非自然無心者也因酒猶得暫時疑淡不為物傷而况德全聖人冥於

自然之道者乎物莫之傷故其冥矣聖人藏於天故

莫之能傷也不關性分之外故曰藏疏夫聖人將等三元智周萬物而

之傷復讎者不折鏃乎夫于將鏃雖與讎為用然此第二論也

古之良劍雖用劍殺害日以結讎而報讎之人終雖有殺心者

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入疏飄落之瓦偶亦傷人

不怨恨為是無心入莫怨者由其無情疏雖枝并偏心之夫終

之物此第三論也是以天下平均疏夫寰內清平

無攻戰之亂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猶由此無為之道大矣疏夫寰內清平

道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不關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

知之疏郭注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開人者

用也疏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智之用郭得之

矣無勞性動者遇物而當足開人者賊生

更秋則忘餘則斯德生也開天者德生

知用者從感而未倦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

而不已斯賊生也疏也運智御世為害極深故賊生

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天

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則人理亦疏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

自全矣疏智自照於物斯不忽入者也民紀乎以

其真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疏幾盡也曰天任人性

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疏動智用既而人夫無

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
盡真蒼生無偽者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

疥癩猶接之也
疥癩老人曲腰之貌
疥癩取蠅也
接拾也
孔子聘楚行出林藪之中遇老

公以竿美蟬如悅
拾地芥一無遺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疏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
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

者錙銖其累九九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
錙銖稱數也初學美蠅時徑半出
運手停審故所失不多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愈疏時節猶久累九微多所
必疏美之蠅十失其一也
累五而不墜猶接之也
停審

之至故乃疏
累五九於竿頭
無墜落停審之意
意無所復失
疏遂到於斯是以美蠅蟬猶如悅拾
審處

身也若檉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不動疏拘謂
枝也執用也我安處身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
木之枝凝寂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
雖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蠅翼之知疏
二儀極大萬物
心唯在蠅翼蠅翼
之外無他緣慮也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翼荷
為而不得
遺彼故
疏及側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內心凝
靜萬物雖眾不奪蠅翼之知是以
事同拾芥何
為不得也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

痾僂又人之謂乎疏
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固累九美
蠅奴疑神塊而尼爰弛最門人故
云痾僂又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舟若神

鰲深洌名也其狀似栢曰以為名在宋國也

濟渡斯洌而宋人操舟甚有方便其便吾問焉曰操舟

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言物雖有性亦須疏顏回問

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

飛而便操之也

沒人謂能鰲疏注云謂鰲沒水底鰲鳥鴨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習以成性疏好游於水數習故能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自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洌若覆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視洌若陵故視舟之覆於疏好水

前而不得入其舍

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疏舍猶心中也

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閑懷

經懷以其性便故也疏隨舟進退方

抱既忘水豈復勞心也

惡往而不暇

所遇皆疏率性

任真游水心無矜係何往不閑豈唯

以凡注者巧以鈞

注者慎以黃金注者殫

所要愈重則疏注射也用凡器

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也以鈞帶賭者以其物稍貴
恐不中槩故心生怖懼而不著也用黃金賭者既是極
貴之物矜而惜之故心智殫亂而不中也是以津人以
忘遺故若神射者以矜物故殫亂是以矜之則拙忘之

則巧勦諸學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事外也凡外重者者幸忘之焉

內拙 夫欲養生全內者疏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一為重其唯無所矜重也於外物故心有所矜只為貴

重黃金故內心皆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豈唯在財萬事亦然

賢學生 學生者矜中道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疏姓田名開之學道之

人姓祝名賢懷道者也周公之胤莫顯其名食菜於周謚曰威也素聞祝賢學養生之道開之既從游學未知

何所聞乎有此咨田開之曰開之操按筆以待門庭亦疑而信其術

何聞於夫子疏 開之謂祝賢為夫子按筆掃帚也言我操提掃帚參侍門戶洒掃庭前而已亦

何敢輒聞先生之道乎古人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更師皆擁篲此文復也

聞之疏 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願聞幸請指陳不勞謙遜開之曰聞之夫子曰

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疏我美祝賢之說養生辭之牧羊鞭其後

者令其折中威公曰何謂也疏未悟田開之言甲開之故更發疑問

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疏

隱者也岩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齒長老而形色不衰又處山林忽遭餓虎所食有張毅者高

門豚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疏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豚者垂簾也言張毅

是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

張

參謁趨走慶吊形勞神疲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

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境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仲尼曰無二子各帶一邊未為折中故並不鞭其後也

入而蔽蔽既內矣而又入疏注云入既入矣而又蔽之此過於入也

無出而陽陽既外矣而又出疏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顯之偏帶於出此張毅也

柴立其中央若橋木之無心疏柴木也不帶於出不帶於處是立也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也

疏夫曰各詮理從理生名若得已前二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各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名為證至極之人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亦知乎

疏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畏十人同行一人被殺則親情相戒不敢輕行

彊盛卒徒多結徒伴斟量平安然後敢去豈不知全身遠害乎

人之所敢畏者枉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疏在衣服也夫塗路患難七而莫不自之斯遲之甚也

疏殺其一猶相戒慎不敢輕行况飲食之間不能將節在席之上恣其滯蕩動之死地萬無一全

舉世皆然深為罪過祝宗人卒端以臨畢柶說疑疏祝祝史也如今大宰六祝官也卒端衣冠柶圈也疑猶也夫饗祭宗

廣必有祝史具於玄端冠服執版而祭鬼神
未祭之間臨圖說說說說之文在於下也
曰汝奚惡

死吾將三日據汝十日戒三日齋籍自葬如汝有度乎

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疏
特養也。俎成器也。謂彫飾之俎也。說曰。汝何須好生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好食。齋誠以潔清。籍神坐以自葬。置汝身於俎上。如此相待。豈不欲為之乎。

為

疑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

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楨之上聚儻之中則為之為

疑謀則去之自謀則取之所異氣者何也
欲瞻則身亡。理常俱耳。不

間人疏
錯置也。豚。畫飾也。楨。喪車也。謂畫輪車也。聚儻。獸也。疏。棺槨也。為。疑謀者。不如置之園內食之。糟糠不

用白茹無勞彫俎自為謀則苟且生時有乘軒戴冕之

尊死置於棺中載於楨車之上則欲得為之為疑謀則

去白茹彫俎自為謀則取於軒冕楨車而異
桓公因於

疑者何也此蓋顛倒愚痴非達生之性也

澤管仲御見鬼責公無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

無所見疏
公即桓公小白也。敗獵於野澤之中而使管夷吾御車。公曰。見鬼。心有所怖懼。執管之手。問之。荅曰。臣無所見。此章明九百病患多曰。妄係而成。

公反談語為病數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

疏
談語是解怠之容。亦是數問之貌。既見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所以不出。

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疏
姓。皇子字。告。敖。齊之賢人也。既聞公有病

來問之云公妾係在心自遺傷病鬼有
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遣其邪病也。夫忿瀆之氣散

而不反則為不足疏 夫人忿怒則滿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不歸於身則心虛散悅神道

不足也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志不上

下中身當心則為驚疏 夫邪氣上而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中怖懼憊而好怒下而不上則陽伏陰

散精神恍惚故好志也夫心者五藏之主神靈之宅故氣當身心則為病 稟公自然則有鬼乎自有

疏 公問所由 沈有履竈有髻疏 沈者水之下注之中有鬼曰履竈神其狀如叢

女着赤衣 戶內之墳壤雷霆處之疏 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

震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龍躍之疏 人宅中東北牆下

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鬚帶劍持戟 西北方之下者則洗陽處之疏

豹頭馬尾 水有罔象疏 注云狀如小兒黑色赤名曰洗陽 反大耳長臂名曰罔象 丘有寧

疏 其狀如狗有角身有文彩 山有變疏 大如牛狀如鼓一足行也 野有彷徨疏 其

如蛇兩頭五彩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疏 桓公見鬼本在澤中既聞委

蛇故問其狀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

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

殆乎霸植公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疏 輟喜笑類也殆

近也若見委蛇近為霸王桓公聞說大笑歡之我所見正是此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疏聞說委蛇情中暢適於是整衣冠共評論紀省子為

不終日而情抱聚然不知病從何而去也

王養鬪雞疏姓紀名省子亦作消字隨字讀之為齊土

理亦有積習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履橋而恃繼

以成性也養經十月堪闔乎谷曰始性恃十日又問曰未也猶

疏驕矜自恃意氣故未堪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應響鼻疏見聞他雞猶相應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而盛怒疏顧視疾速意氣矜盛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有鳴者已無變矣疏心神尚動故未堪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斯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及定矣此

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疏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

無敵於外况自全乎疏者其猶木雞不動不驚其德

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孔子視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

沫四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疏呂梁水名解者不

石有黃河懸絕之處各呂梁也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

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各呂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

呂梁八尺目仅計高二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

名高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鼉者似鼉而形大鼉者類

魚而有脚此水瀑布即高流波峻駛遂使激湍騰沫四

十里至於水族尚不能游况在陸生如何可涉

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極

之疏激湍湍涌非人所能游忽見丈夫謂之數百步而

漚澗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而拯接之

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疏塘岸也即安於水故散髮而行歌自得逍遙遨遊岸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

水有道乎疏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也汝能履深水

曰亡吾無道疏蒼云我更無道術直是入將則巧習以性成耳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疏我初始生於陸陵遂與陵為故旧也長大游於水中

與齊俱入與汨俱出疏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

復騰漫而返出者汨也既與水相真事符天命故出入齊曰曾不介懷郭注云磨翁

而入者關東人喚磴為磨磨翁而入是磴鈕轉也從

之道而不為私焉疏惟道是此吾所以蹈之也疏更無道術

孔子自何謂始乎疏故長乎性成乎命疏未聞斯止曰

曰吾始於陵而安於陸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事

無難以涉乎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疏前無勞重解也

梓慶削木為鐃鐃成見者驚猶鬼神疏梓者官号鐃者樂器也

曾侯見而問焉曰何術以為也疏曾侯見其神妙怪而問

對曰臣工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十一

人何術之有雖然有焉是為斲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

以靜靜疏梓於自臣是王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如其亦有一法焉臣欲為斲之時未嘗輒有攀緣損耗神氣必齋

誠清潔以靜心靈也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疏心跡既齋凡經

賞罰官爵利祿如斯齋吾不敢懷非譽巧拙疏心盡漸靜

之事並不入於情田故能非譽與故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當是時也

遺無公朝觀公朝若無則疏輒然不敢動貌也齋案既入人情

遣輒然不動均於枯木既無其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疏

意於公私豈有壞於朝廷哉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

成見斲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疏外事既除內心虛

者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妙而成事堪為則以笑合矣離

斲者然後就手加工焉若其不然則上而不為器之所以疑神者

其自然也疏率自然之性機自然之本雖加器之所以疑神者

然也疑是鬼神所作耳疏是目於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

其是與此此章明順理則巧若神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

右旋中繩莊公以為文弗過也疏姓東野名稷古之善

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之直使之鉤百而又疏

莊公用為組繡織文不能過此之妙也使馬旋回如鉤之曲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使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及還皆復其跡

而不應疏 姓顏名闔嘗之賢人也入見 必焉果敗而反

公曰子何以知之疏 少時之頃馬困而飯 曰其馬力竭

矣而猶未焉故曰敗 斯明至當之 疏 其過分之能故知

必敗也非唯車 焉萬物皆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

贊疏 旋規也規圓也贊留也倕是堯時工人稟性極巧

故其靈臺一而不程 雖工倕之巧猶任規 疏 任物曰循

故其靈臺疑 而不桎梏也 志足履之適也 志要帝之適也

志其 志其 知志是非心之適也 是非生於 疏 夫有履有帶本

志足要履帶理當門適亦猶心懷憂戚為 不內變不外

有是非今則知志是非放心恒適樂也 從事會之適也

從事會之適也 所遇而安故 疏 外智疑寂內心不移物

會真道所 始卒適而未嘗不適者 志適之適也 識適

在常適也 未適 始本也夫体道虛志本性常非由感物而後

也 通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往不歡也

斯乃志適之 有孫休者 踵門而託疏 姓孫名休魯人也

適非有心適 也不能迷道而惑也 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自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

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思遇此命也疏 姓扁

名子

慶魯之賢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頻請門
 而吉之我居卿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於危難不見道
 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逢出不熟禾稼不收處朝廷
 以事君不遇聖明不廢好爵遭州部而放逐被卿閭而
 賓奔有何罪於上天苟遇斯之運命

扁子曰子獨不聞丈夫至人之自行邪
固位自 夫至人立行履遠清高
然也 故能內忘五藏之肝膽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外遺六根之耳目蕩然
 空靜無纖介於胸臆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凡非真 性皆塵

道遙乎無事業
凡自為者皆 疏 茫然無心之貌也仿
無事之業也 徨是縱放之名道遙
 是任適之稱而處染不染縱放豈塵之
 表涉事無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

是謂為而不恃
任其自長耳 按物施化不特
非恃而為之 非幸而長之疏 籍於我我勞長

養教無豈斷割而
 從已事出老經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

乎若揭日月而行也疏
汝光飾心智 驚動愚俗修德
形顯他 汗穢昭昭明白自注其

能猶如擗揭日月而行於世也
 豈是朝光匿耀以蒙養括哉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

竅無中道大聾盲跛蹇而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

天之悉哉子往矣疏
而汝也得 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
免中塗 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

人倫備於人數慶幸莫甚於斯有何
 容暇悉於天道子宜速往無勞辭費

孫子出扁子入

坐有間仰天而歎疏
孫休聞道 而出扁子言訖而
歸俄頃之間 子慶吁歎也

弟子

問曰先生何為歎乎疏
扁子門人問 其嗟嘆所以

扁子曰向者休來

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焉而遂至於惑也。疏孫休

雖門而記述已居世坎輒不平吾遂告以至人深玄德而器小言大慮有漏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惑是以吁歎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

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

來矣，又奚罪焉？疏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惑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

以非故來謂斯末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生之嘆終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

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

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居之鳥非應瑞之物皆便也 疏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皆

無勞 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辟之若

載鼙以車馬，樂鸚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善

養生者各任性 疏小兒也鸚雀也孫休是寡識少聞分之適而至矣 疏之人應須歎曲啓發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兒以大車娛鸚雀以箭系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驚懼者也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郭象注

莊行於山見夫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既同曲轍之樹又類商丘之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夫子出於山舍於
 故人之家舍息也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食之門人呼莊
子也為夫子也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
豎子童僕也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處華子笑曰周將處丈材與不材之間我與不材之間也而

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耳以此言材者有為也

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一偏處茲中一既未遺中亦猶

人不能理於人焉不能同於焉故似道而非真道猶有

斯患若夫棄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疏夫棄玄道至德而

如此也既遺一偏又忘中一無譽無言一龍一蛇疏皆

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時俱化疏此遺中也既

與不材故毀譽之紛都去也遺一偏又忘

中一遺之又而無肯專為疏言既效遺中一遠超四句

遺玄之又玄豈後陷情毀譽或意龍也

故當世浮沈與時俱化何一上一下以和為量疏言至

肯偏滯而專為一物也隨時上下以

和同為度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疏以天和而等量

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疏物不相物

此種農黃則無憂患

帝之法則也故莊子疏郭注云故莊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理也共俗物傳

倫之傳則不然疏合則離成則毀廉

則皆尊則議疏合則離之成者必毀清廉則被剝傷尊

廉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及剝也有為則虧賢則謀疏虧

自尊賤物人不堪辱反有議擬不有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疏言已

莊子齊物論

肖

與不肖等事何必為也必悲失弟子志志疏悲夫歎聲也志記也其

唯道德之卿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疏言與時俱化者為能變而常通耳能

用中乎之理其為道德之卿也市南且僚見魯侯疏隱於市南也魯侯

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

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親

而行之無須更離居疏離散也居安居也然不免於患吾是以

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矜其國故

行而慮慮疏言敬鬼尊賢之夫曹叔父豹疏豐大也以愈深矣

毛衣悅澤故為入利也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

雖飢渴隱約猶且食疏莫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戒

也隱約猶斟酌也且明也正身皆也言雖飢渴猶斟酌明

且無人之時相命於江湖之上技疏草木而來食也

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後

為之災也疏攬辟置采也言斟酌定計如此猶不免置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食酒心去欲而

遊無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疏剝形忘身也去皮忘

欲息貪也無人之塗謂道德之鄉也郭注曰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南越有邑焉名

為建德之國奇之南越取其疏言去魯既遠明建其民

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疏疏作謂耕作也藏

亦還厚與之不來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疏義宜也猖狂妄行猖狂無心也乃踏乎大方各志

步而人人自踏其方則疏方道也猖狂恣任混跡其生

可樂其死可葬言可以終疏郭注云言可以吾願君去

國損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損俗謂疏損棄也言

為至道相輔道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

何真謂欲使疏迷悟性殊故致市南子曰君無形形

之謂疏形容倨傲無留居留居滯疏隨物任運以為君

車形與物夷心與物化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

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疏未休狂化不市

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所謂知足

也疏言道不資物成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疏江謂智

道也涉上善之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絕情欲疏寧知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欲絕則民疏

之遠也疏極哉

送君行邁至于道德之鄉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疏

民反真自守素分崖分也自從也君從此情故有人者累有人者有之疏君臨曾

高道德玄遠也人物為我已有人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疏言未能

深成病累也有於人是以敬鬼尊賢於人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

恤眾為民驅役寧悲憂患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非有

也入也有回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疏郭注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天莫之國欲令

無有國疏太真猶大無也言方舟而濟於河疏兩舟相並有虞

之懷天下無能雜之舟而濟於河疏舟舟相並有虞

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疏偏快急也不怒有

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每呼不聞於是三

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疏惡聲罵向也不怒而令也怒

向也慮而令也實人能慮已以遊於世其孰能善之雖世

變其能慮已疏慮已無比宮奢疏姓比官名奢居比官

也以兇害一也疏心也比宮奢疏自以為姓衛之大夫

為衛靈公賦欽以為鐘為壇平郭門之外疏鐘祭器

為鐘先須設祭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疏上下謂八音王

所以為壇也子慶息見而問焉曰何術之設疏慶息周王之子周

之大丈夫言見鐘壇

其鳥也紛紛然而無能引援而飛迫於地而棲既

大舒緩又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辟之紛紛然是

心無常係疏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援引徒侶不

敢先起棲必載其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常從容

及翼道引於群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於隨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

是故其行列不任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患害生於後疏為其謙柔不與物競故衆鳥行列不獨

知以奔競疏存奔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

於人間之直木先伐其井先竭才之疏直木有材先遭

禍患也其流先竭人術才子其意者疏知以驚鳥修身以明汗

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患也夫察焉小異則與

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疏謂仲尼意

之迹也將寄言以貴迹故曰陳蔡以託患疏在裝舒才

智驚異愚俗修營身心顯他牙染昭昭明察疏昔吾聞

耀已能猶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賤名以爲己成

者未之嘗全疏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言至德宏博生成

取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讓者必孰能去功與名而

還與衆人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弗居推

道流而不明疏昧然而疏道德流行編滿天下而

居得疏韜光匿耀故云不明

居

行而不名

彼皆屈然自得此行疏身有道德盛行於耳非由名而後處之疏世而藏名晦迹故

不處純純常常

乃比於狂無心而疏純純者朴素常常動故也疏者混物既不矜飾

更類於削迹損勢不為功名

功自彼成故勢不疏削除在我也而名迹皆去聖迹

捐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留意於名譽也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情

任彼故彼各疏為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

自當其責也疏謂於人故人亦無責於我至人不聞于

何喜哉寂泊無懷疏夫至德之人不顯於世子既

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糲

粟取於卉人疏孔子既兼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遊捨去弟子離折徒眾獨逃山澤之中

損縫掖而服絺裘若中木之入獸不亂群無心故為

鳥獸所不鳥獸所鳥獸不惡况人乎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倍疏

同死灰之寂泊類中木之無情群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孔子問于桑雩曰吾

再遂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困於陳蔡之

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交益散何與疏姓桑名雩

子為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送曾君聞

孫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其疏遠門徒朋友益其離散何為如此耶子乘雪曰子獨不

聞假人之亡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

世世傳編卷之三

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財帛也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田假之賢人也

布財貨也假遭晉成百姓逃亡林田弄擲寶璧負赤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為財布然赤子以為財則必累重則多弄輕少負多

林田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不知何也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取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取

也夫相取之與相弃亦遠寶璧利合也赤子然親屬也親屬急迫猶相取利合

窮禍則相弃弃取之情相去遠耳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若

醴君子淡以親無利故淡小人其以絕飾利故其利不可常故有時而

絕無利故淡道合故親也疏有利故其利盡故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也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疏不由事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

疏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朋友非天屬也皆為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合也見前迹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

也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孔子曰故聞命矣

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去飾任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翱翔閑放逍遙自得絕素故也

疏有為之學弃聖迹之書不行華藻之教故無揖讓之禮徒有教愛且加進益焉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命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目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疏緣順也形必順

物情必率中昔虞舜將死終用此真教命大禹令其戒
慎依語導行故桑雥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冷字者冷
曉也舜將真言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不假故常全疏
曉亦大禹也任朴而形順則常合於物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直前也
性率則用而無弊不來文以待形疏率性而動任朴直前豈復求
假文迹而待用飾其形性哉不來文以待形固不待
物朴素疏既不來文迹以飾形故知華子衣大布而補
而足當分各足不待於外物也之正廖係履而適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疏大布
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為服而補之廖履帶也亦言腰
帶也履穿故以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德病也衣粗布
而着破履正屨帶見魏王王見其顛頽故問言先生何貧病而如是邪華子曰貧也非德

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此德也此
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
攢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弄蓬萊不能睥睨遭時得地
枝故雖古之善射柎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攢蔓猶把
射莫之能害捉也王長猶自得也羿古之善射人
蓬蒙羿之弟子也睥睨猶斜視字亦有作眦字者隨字
讀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猿得直木則跳躑自
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側視何況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
側視振動惶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
未足以逞其能也疏柎棘枳枸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猿
得有利之木不能逞其技巧是以

心中悲悼而戰慄形類危行而側視非介筋骨
有異於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乱世亦須如然
今處昏

上乱相之間而欲無德矣可得邪此比于之見割心微

也夫勢不便而強為疏此合辭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

之則受戮矣並與於是主昏於上臣乱於下

莊生懷道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

無道比于諫割心而死豈非微驗引古證今異日說明

鏡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搃槁木右擊槁

枝而歌歎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商

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疏歎氏神農也孔子

遭陳蔡因不廢無為故左手擊槁木右手搃枝恬然自得歌歎氏之淳風木乃八音雖擊而無雷無聲唯打

禾寧有於官商然歌聲木聲犁然清

淡而余正心故有應當於人心聲也顏回端拱還目而

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疏顏生

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妄

生真度謂言仲尼廣已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已

身遭窮而造哀歎之曲曰回無受天損易唯安之無受

慮其如是故召而誨之故易人益難物之儻來疏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

不可禁御命忘之則易人倫之道有椽之益

儻來而寄推之即難此明仲

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

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

矣言變化之無窮也

疏卒終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

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

死既無死無生何

窮塞之有哀乎

人與天一也

皆自疏所謂天損人益

然也疏者猶是教迹之

言也若至疑理處皆任其自介則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歌者非我也

夫大聖虛志物我兼喪我既非我非我曰敢問無受天

損易仲庄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

泄也不可前畧標名此下解義極塞也夫命終窮塞

萬物發逃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識不知既體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而順帝之則也俱往而無欣患於其間也疏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

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為

損也夫為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

矣斯而况為變化旁通必待自然之理豈以違距

者何謂無受人哉難仲庄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爵祿

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疏

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旁通四方而取也昭八表既靡好爵財德無窮萬物利來是其宜也吾命

其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疏夫賢人君子

况孔丘大聖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爵疏尚不為盜竊

祿乎儻來而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故曰鳥莫知於

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相雖落其臂奔而走避禍疏

鷦鷯燕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無過燕子飛入之速人舍欲作巢巢目略所不足宜便不待周給看詠即遠

君子不為盜墮人
不為竊吾若之何
我竊盜者私取之謂也
今賢人君子之致爵
祿非私取也
受之而已

飛出假令啣食落地急奔而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

自疏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疏襲入也燕子畏懼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疏於人而依附人住入人舍室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戒慎災厄不謂塵境蒼生樂推而不厭故杜稷存焉介况之聖人則玄同天下故天得久視長全杜稷存焉介下樂推而不厭相與杜而稷之斯無受人益疏聖德遐被群品樂推杜稷之存故何之所以為難也疏其宜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

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

其疏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群方運轉不存新新變疏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者也既天日新而變何始卒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之有邪者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正而待之無所為懷也疏能定終始既天無終與始則

無死與生是以隨變任化所遇皆適抱守正直待於造物而已矣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

庄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疏夫人倫不為而自然萬物莫

不自然也是以人天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

此自然哉自疏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然故曰性疏為也豈是能有之哉若謂所有則非自然故知自然者性也非入有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

之矣此解前有天之義也無務而體疏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二與變俱也疏達死生之為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

沉乎無始無終任變而終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疏雕陵栗園

各也樊藩也謂游於栗園藩籬之內也運圓也感觸也
 額額也異常之鵲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安着
 莊生之額仍
 棲栗林之中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
 裳躍步執彈而留之疏殷大也逝往也躍步猶疾步也
 留伺侯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
 不能遠視莊生怪其如此仍即起意觀
 未既而舉步疾行把彈弓而伺侯也
 觀一蟬方得羨
 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
 於蟬而忘其形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視
 之見乎異鵲也
 此鳥之真性也
 今見利故忘也
 覺有身有螳螂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見異
 鵲異鵲從螳螂之後利捕蟬之便意在取利不覺性命

之危所謂
 赤真矣
 莊周林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為利者恒
 蟬鵲徇利忘身於林然驚惕仍發
 意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
 物者物亦疏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
 有欲之
 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也誅問
 害相隨奔蹕弓而反走虞之也
 人謂其盜粟故逐而問之
 莊周及入三月不庭蘭且從
 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疏莊周見鵲忘身被
 不出門庭姓蘭名且莊子弟子
 怪師境來問戶所以從而問之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疑盜粟歸家愧取
 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
 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
 觀於濁

水而迷於清淵見彼而不明即目彼而疏我見利徇物

利害相召忘身者也即觀鵲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

責所謂因觀濁水所以迷於清泉雖非本情合真猶存

反照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莊周疏師老

聯故稱老子為丈子也丈達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

令而行之今既游彼離陵被疑盜粟輕犯憲網悔責之

辭今吾將於離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

忘真栗林虞人山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為戮

於天下故每寄言此出意乃駿仲尼賤夫莊子推平

老子上格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疏意存異鵲遂

今斯忘身也字亦作真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粟

是成戮耻之辱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人隱身卑位

傲游宋國養性漆園豈迷懷於清淵留意陽子之宋宿

於利害者耶蓋欲乎品群性毀殘其身耳

於遊旅遊旅人有妾二人其一入美其一入惡惡者

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遊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

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疏姓陽

字子居秦人也遊旅店也往來宋國宿於遊旅美者恃

其美故人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其

惡而不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

知也不愛哉言自賢之道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

無時而可也疏心者何往而不迎愛重哉故命

門人記之云耳

